序曰余自龍川以歸居頹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耽翫書史之辭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結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耽焉耽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類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捨昌布鬻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戒在東之業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謀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時民爰而害之汝南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號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遁城出降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郡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卓已者終害於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其幼安而已幽哉獨史言幼安雖老不病昔白帽有稱蔣布裘老後數十步有流水聲暑時築室臨水盥手足行圍圃散時祀其先人祭惻布單衣藜飯遜拜成恪余欲使畫工以意摹繪而之肖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法今公麟既沒吾意何姑爲之贊曰幼安之

無以過人余獨何以爲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蒸嘗饋典必躬入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蠋論

宋　秦觀　高郵人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刺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淄之地沒墓之疆全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很顧鳥竄分散四出不迎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責仁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蠋以爲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